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呼全傳 第二十一回 騎石虎延慶逍遙 龐貴妃奸謀漸露

掛窟香生花萼樓，萬方同慶是中秋。 傾城人看雙牛鬥，小小兒郎解鬥牛。

話說王員外一日正與院君敘話，偶見鏡中的形容，不覺鬢已將斑。員外道：「媽媽，俺與你的年紀已是半百，苦奈膝下無兒，俺的心上欲將姪兒嗣續宗祧。」院君道：「這個極是。」員外就立了姪兒為子，改名「環」字，今年十六歲，面貌卻也富麗，就見了員外、院君，又見姐姐金蓮。見了延慶，向金蓮道：「姐姐，這個是誰？」金蓮道：「這裡俺娘的過繼兒子王延慶。」王環道：「姐姐，這是兄弟了。」王環與延慶見了個禮。

一日，員外把延慶送進書館裡去，先生教他讀書。那裡曉得這延慶竟是個過日成誦的神童，先生甚是歡喜。一日員外正到書房，恰好看見延慶在那裡舞弄槍棍，員外道：「你小小年紀，弄他做甚？」延慶道：「這個才是文武全材，學會了它，也就是個武藝。」員外假意要去打他，誰知延慶一溜出了莊門，忽見田裡有兩條水牛在那裡爭鬥。延慶道：「不好了！俺家的豆麥都被他踏壞了。」急忙趕下田裡，把這兩條水牛的一把扳住解開，對莊夫道：「你們拖了去罷。」那些看牛鬥的人，都是伸舌搖頭。這教：老大無能看半年，不如員外小兒郎。

且講那萬花穀秀雲岩有個道士，說是反朝的一個宰相掛冠入山，姓王名禪，曾拜雲中子為師，日誦《黃庭》，夜則蒲團打坐。每到天明彩東方青氣，參透了玄機妙秘，往來雲漢。一日，西池王母大會群仙，那王禪在雲頭裡看見了雲中子駕雲從西而來。王禪道：「師父何往？」雲中子道：「今日西王母壽誕，大會群仙。」那王禪垂下雲頭，仍舊在萬花穀秀雲岩打坐。這教：

談玄自有無窮妙，熟讀黃庭參道機。

那雲中子去了群仙大會，回歸洞府，只見武曲星官遷宮。雲中子掐指一算：「咦！就是那年的魁罡星，降凡於複姓呼延為子，今年已交十餘歲，成傳法了，所以武曲遷宮。」雲中子駕起雲頭，來到萬花谷，就按下雲頭，叫一聲：「徒弟！」王禪開眼一看，說道：「師父可是群仙會回來？」雲中子道：「非也！」把武曲星遷宮的話，對王禪說了，道：「徒弟，你須下山到王貴莊去，度了複姓呼延慶的上山，教授了他的行兵十法，然後送下山。」雲中子依舊駕起雲頭，回歸洞府去了。王禪想起那王方平仙師的叱石成羊法：「待我試他一試，何不教他變了一個老虎，就好騎他到王貴莊去，豈不好麼？」那王禪就對了這塊頑石，把手在石上一摸，吸一口氣道：「變！」你道這塊頑石變的什麼？誰想竟變一個猛虎，王禪就跨上虎背道：「快走！」一霎時已是王貴莊了。王禪道：「住！」這虎就歇在莊前。那莊前莊後的人都唬得目瞪口呆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！我們莊上有了老虎，性命哪裡還保？我們且去告知員外，多喚些莊夫，大家拿了傢伙，篩起金鑼來，只怕唬行動他，也未可知。」眾人擁到莊子裡邊，說到：「不好了！員外的莊門口來了一個極大老虎！員外快快喚些莊夫，帶了傢伙，我們大家到莊上，鳴金追趕，或則趕了他去，大家就好安逸了。」王員外聽說莊前有虎，滿肚疑惑，說道：「我們在此住了幾百年，從未聽說有老虎。莫管他，同你們去看來，再作理會。」

眾人同員外到了莊前，員外四面的一看，問道：「虎在那裡？」眾人道：「好奇怪！方才這裡明明有一個猛虎。想是員外出來看他，那老虎也怕我們追捉。」員外聽了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疑心生暗鬼，不聽自然無。那裡什麼老虎？這是你們自己眼花了。」員外踱進莊門，來到廳上。恰好院君聽說莊前有老虎，慌慌張張見了員外，說道莊前有虎的話。員外笑道：「媽媽，你那裡捨的馬屁字，我已看過，那有什麼老虎？」院君聽說，就回進房去。那金蓮也聞莊前有虎，來見院君。院君道：「我已問過員外，莊前並沒有什麼虎，都是鄉里人以誤傳訛的話，女兒不必驚慌。」這教：

人人見這田間虎，誰識王禪化石為。

且說王禪到了王員莊前，就把那騎來的石虎伏在田間，那曉化成了一塊頑石。王禪走到王員外的門口，說道：「員外在府麼？」門公道：「是那個？」王禪道：「特來拜訪員外的。」門公道：「請少待。」到廳前看見員外，門公道：「員外，外面有個道人，他說特來拜訪員外的。」員外細想：我沒有什麼相與的道人，既來拜訪，且請他進來便了。門公來到外邊，說道：「師父，員外有請。」那王禪到廳，相見了員外。

員外道：「師長從那裡來？」王禪道：「特來拜見。」員外道：「大師貴處？」王禪道：「貧道是萬花穀秀雲岩。」王禪正與員外敘談，恰延慶走出廳來。員外道：「過來見了大師。」延慶奉命過來作了揖。王禪道：「好，這……」員外道：「是過繼的。」王禪道：「可惜！」員外道：「可惜什麼？」王禪道：「可惜他在母腹中就遭兵戈擾攘，父子分離南北，須早早習些玄奧，以免目下之災，他日之難。過了十六歲，得有父子相逢夫婦重圓。若不早作主張，解除不及了，豈不可惜？」員外道：「請教大師，如何與其解災除難？」王禪道：「小官人今年可是十歲出頭，若交與貧道做個徒弟，傳授給他玄妙，就有一切兵戈災難，也不礙的了。過後，依舊將小官人送還員外，你意何如？」

員外聽了，心裡甚是惶惑：若聽了道人的話，就要把延慶領了去；如不聽這道人的話，有什麼災難到來，又要抱怨及我。員外一想，這話倒要與女兒講的。員外道：「大師請坐，待老漢去來。」

員外走進金蓮房內，說道：「女兒，你可曉得，今日老父聽了道人說起延慶，心中十分疑惑。」金蓮道：「道人說延慶怎麼？」員外道：「他講延慶未出母胎，已遇兵戈，日下有災，他日有難，及早學習些武藝，臨事也好解除。若下與道人做徒弟，倘日後偶有災異，如何解法？道人說教化延慶之後依舊送他回來。」金蓮道：「爹爹快去回覆道人，斷不能與他領去做徒弟的。自古道：『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』」員外道：「待我回他去。」

那曉延慶聽說回覆道人，他反倒哭將起來，道：「親娘怎麼不放我去做徒弟？要我在家受災難，巴不能讓我學些法術，習些武藝，以後好與祖父報仇。」金蓮道：「做娘的因你年小是兒童，那裡放得了心？」延慶道：「如今母親捨不得孩兒，只怕日後母親不能相救孩兒，悔已晚了。」員外道：「你師兒兩個不必哭，待我與大師商量。」

員外問王禪道：「大師聽講：因為兒年太小，待他長成，送與大師為徒何如？」王禪道：「既如此，貧道奉別了。」員外相送王禪出去。那曉延慶跟將出來，叫道：「師父！徒弟是要跟師父同去的。」王禪道：「上山修道，是最苦的事。」延慶道：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。」王禪道：「既要我領你去，且坐在田裡這塊石上。」那延慶扒上石頭坐定，叫道：「師父快去！」員外只道他坐石上頑耍，不去睬他，員外與王禪作別，王禪道：「員外改日會罷。」員外道：「專程恭送仙長。」王禪走上了石頭道：「請了！」員外道：「請！」打了一躬，抬起頭來，只見他師徒兩人坐在虎背，在雲頭裡，睜眼細看，已去遠了，員外心裡如熱油煎沸，痛苦萬分。且去與女兒說明，再作理會。

員外對金蓮道：「那延慶決意不肯在家，已同道人去了。」金蓮聽罷大哭，院君急來查問女兒為何這般慟哭，翠桃道：「員外說，小官人方才被道人領去了。娘娘聽了啼哭。」院君也含一包眼淚，同翠桃再三解勸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